



百家笔会

一张老照片

□ 孙健

在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河坝上跑步,简直是一种享受。

秦东有晨跑的习惯。他读大学时就入了党。这完全是因为他的爷爷。爷爷打过鬼子,立过战功,身上的每块伤疤背后都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就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局办公室的条件蛮好的,他主动请缨来东水村当村官,也与爷爷有关。

秦东回到村委大院,先是打电话。“爸,爷爷好些了吗?”

“小东,你爷爷九十多岁了,又是这种病,能好到哪里?”

“爸,近些天事儿多,本想回去看望爷爷,就是走不开。”

“小东,安心工作,家里的事儿你别管。”

“爸……真的很担心爷爷……”

“别胡思乱想。当年在战场上,你爷爷若不是战友出手相救,早没命了!能活到现在,也知足了。”

挂掉电话,秦东心里七上八下,那个棘手的问题,宛如淘气的鱼虾,在脑子里蹦来蹦去。资金年前就到了位,修路的事又搁浅了。

若是其他人从中作梗,问题也许早解决了。此人偏偏是兴隆集团的董事长,县里的纳税大户。刚接手修路任务时,秦东倒没觉出难在哪,王大贵身上上百个亿,每年做公益的资金就上千万元,还能在乎几间破房子?他跟王大贵接触了几次,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秦东来到王大贵的办公室。留着板寸头的王大贵,正在老板桌前写着什么。

“王总,咱们再聊聊您家老房子的事儿吧。不管您提什么条件,我们都想办法满足。”他直奔主题,没有一点儿拐弯抹角。

“你怎么又来了?”王大贵跷起二郎腿,说话阴阳怪气。

“王总,您这些年没少往村里捐钱捐物,村民们都记在心里呢。”

“我的态度很明确,老房子坚决

不能拆!”

“王总,村里的沙石路,一到阴天,外面的人进不来,村里的人出不去……”

“不是有二号方案吗?只要更换方案,修路的资金我包圆!”

修路的最佳方案要途经王大贵家的老房子,可他死活不同意。村主任二栓只好想出二号方案。可二号方案太离谱了,好端端一条路中途拐了三个弯,费时费力不说,安全隐患也多。

“王总,豹爷爷去世都十多年了,房子一直闲着……”

“别说了!”

王大贵的情况二栓已经介绍了。他父亲豹爷是战斗英雄。在淮海战役中,炮弹呼啸而来时,豹爷扑上去推开战友。战友安然无恙,他的半条手臂却被炸飞。

“王总,您再考虑一下吧……”

“啪”地一声响!王大贵猛地一拍桌子,厉声喊道:“这事儿没得谈!你马上出去!”

秦东断定老房子的背后有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他告辞离开,去了村头的家庭农场。二栓在那里。

“怎么样,王大贵松口了吗?”二栓快步走过来。秦东摇摇头,把经过讲述一遍。

二栓额头上的青筋蹦得老高,说:“采用二号方案吧,别浪费时间了。”

秦东摆摆手,讲明来意。

二栓转了几个圈儿,猛拍一下脑门,说:“想起来了!”他凑近秦东,低声讲起来。

秦东一脸错愕,说:“这是真的?”

二栓点两下头。

秦东去了七婆家。七婆八十多岁了,背有点驼,可身板还硬朗。

七婆果然对豹爷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三十多年前,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各家各户盖了房。豹爷胳膊有残疾,妻子又患病花光了积蓄,王大贵还在初中读书……村民们大都搬进新房,可豹爷一家还住在摇摇欲坠的草房子里。

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五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来到村里,自掏腰包买来建材,帮豹爷盖起了房子。他们是豹爷的战友,听说豹爷有困难,就找上门来。

秦东回到宿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爷爷讲过的一个故事,在他久远的记忆里清晰起来。

他拨通爸爸的电话。“爸,帮我找样儿东西……赶紧寄过来……”

“小东,都什么年代了,还邮寄……可以翻拍呀。”

“爸,还是邮寄吧。”

几天后,秦东又去了王大贵的办公室。

“你怎么又来了?出去!”王大贵气急败坏。

“王总,我讲个故事,讲完马上走。”

“什么故事?给你五分钟,讲完

赶紧走!”

秦东不慌不忙地坐在真皮沙发上,比画着手讲了起来。说来也怪,只讲了个开头,王大贵就惊讶得张大嘴巴。

故事讲完了。王大贵宛如一尊石雕一动不动。

仅过了十几秒,王大贵冷笑一声,说:“我不相信有这么巧的事儿,你们这些年轻人向来不靠谱。想编故事骗我上钩?没门!”

“王总,其实刚开始我也不相信……”秦东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递了过去。

王大贵惊愕万分,紧紧抓住秦东的手,说:“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

几天后,工程队进了村。村民们兴高采烈地站满大街。

这天晚上,秦东爸打来电话:“小东……你爷爷……他……”电话里传来一阵呜呜声。

夜深了,村庄静了下来。秦东站在窗前,凝视着这张旧照片,泪珠滑落下来。

照片是黑白的。上面是一字排开的六个男子,身后是刚建成的三间房子。站在最边上的男子,身穿褪了色的军装,胸前挂满奖章。

那天的风有些大,男子的半截袖管被刮出一个九十度的弯儿,像极了“枪托”。

天涯诗海

冬季的乐队

(外一首)

■ 宋春辉

严寒的冬季,荒凉的野外除了呼啸的北风还有着一支唯一的乐队

这片光秃秃的枝杈上一群麻雀清脆的鸟鸣,圆滚滚的一次次碰撞,又弹起犹如一滴一滴的泉水掉落岩石

偶尔有三两只喜鹊声音嘶哑,嗓子都冻裂了

孤单的冬季麻雀守护着声音的阵地往日此起彼伏的乐队已经隐入泥土

它们在时间后面修理乐器只为春天奏鸣序曲

路灯

那天去上班小区的夜晚格外明亮路灯犹如遇到了开心事撒欢似的亮着

整日低头的路灯冰雨也没有办法清洗

昏暗的寒风一辆专用的车辆师傅站在平台上高举着手努力地擦着每一盏路灯犹如擦亮了一颗颗的星星

快年底了,这灯塔正好照亮游子回家的路

另一种飞翔

(外一首)

■ 贺一新

一潭清澈的湖水蓝在蓝天以外几朵白云沉入水中游向深处的鱼儿和贴着水面掠过的鸟群两种不同的飞翔一个虚拟的梦深陷于秋日之潮被光芒擦亮的翅膀越是接近想象的高度飞翔就越孤独

土屋与炊烟

低矮的土屋留下童年的忧伤轻袅的炊烟升腾着人间烟火一根落羽挂于屋檐下经年的秋风,吹动落满尘埃的飞翔而我,在岁月的另一头劈柴生火。续添着灶膛不灭的火苗一缕炊烟飘在千里之外

闲庭信步

臭椿:树中美男子

□ 许永强

《诗经·小雅·我行其野》:“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描写一名妇女独自在郊外荒凉的道路上行走,路旁点缀着几棵樗树。

樗树,是臭椿的古名,又名木蓍树或椿树,原产于中国东北部、中部和台湾。树高达20余米,树皮平滑而有直纹,叶面深绿色,背面灰绿色,揉碎后具臭味。每年4-5月开淡绿色花,8-10月结长椭圆形果。

古代,臭椿一直名声都不算太好。虽外形酷似香椿,名字却带一个“臭”字。因臭椿既臭又苦,皮粗木质疏,不但无法“如栋梁”,也不能制作器具,古人将其列入“不才之木”。《庄子·逍遥游》言:“大木斄斄,不中绳墨,小枝曲拳,不中规矩。立于途,匠者不顾。”意思是臭椿枝干肿大弯曲,不能用墨线取直,小枝卷曲不能用规尺测量。长在路边,大而无用,连木匠都不看它一眼。“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把臭椿和不幸的婚姻放在一起,臭椿成了不幸的象征。《幽风·七月》也说“采荼薪樗,时我农夫”,砍伐臭

椿当柴烧。后人由此产生了成语“樗栎庸材”和“樗栎”“樗散”等词汇。连白居易也说“知我无材老樗否,一枝不损尽天年”。

其实,臭椿是我国常见的五大乡土树种之一,抗旱、耐寒、耐瘠薄,生命力顽强。街头院落、村边路旁、闲地荒地,甚至房脊瓦当、墙头崖壁,到处生长,无处不在。臭椿树干高大,甚是伟岸,顶着一头浓浓的阔大树叶,像魁梧男子的浓浓头发,郁郁葱葱、清爽秀美,是树中的美男子。甚至连吉祥之鸟喜鹊都最喜欢在臭椿树上做窝,在乡下,老远看到高树上的喜鹊窝,就知道那是臭椿树。

臭椿木材黄白色,材质坚韧,纹理直,能耐水,具光泽,易加工,可制作农具车辆等,是建筑和制作家具的优良用材。臭椿因其木纤维维长,也是造纸的优质原料,茎皮纤维制人造棉和绳索。椿叶可以饲养柞蚕(天蚕),丝可织椿绸。

在园林中,臭椿的幼芽幼叶亮紫红色,是春天的一景。秋季红果满



树,黄色的花絮,在浓绿的叶子衬托下,灿若金霞。翅果像一串串风铃,微风轻拂,哗哗作响,颇为美观。臭椿有良好的绿化树种,可作行道树、庭荫树、独植观赏树栽培。

臭椿还是优良的环保树种。有资料显示,臭椿滞尘能力比较强,对PM2.5-PM10滞留效果明显。夏季,臭椿的日平均降温效果也比较明显,高于洋白蜡、银杏和栎树。

臭椿的树皮、根、果实均可入药。《本草纲目》说臭椿的根治疗慢性消化不良有较好的效果,臭椿叶做中药可除去鼻蛆虫、肠道寄生虫等,

臭椿树皮、根皮作为中药具有收敛止痢,清热利湿、止泻等功效。在饥馑年代,庄稼歉收,臭椿却能顽强地生存、生长。嫩叶用开水焯,放入冷水中浸泡,降低异味、苦味,调盐拌蒜,即可食用,可以充饥救急。

和臭椿羞于出口的中文名不同,臭椿走出国门后,迅速在当地开枝散叶,春季嫩叶紫红色,秋季满树红色翅果,树形优美,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赞美。人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英文名“tree of heaven”,意为“天堂树”,成为世界上许多城市园林风景和行道树种。

亲情家事

幸福的歌声

□ 张炎琴

去海岛需要坐船。船舱里孩子的哭声撕心裂肺般地弥漫开来。

孩子不停地哭。他的母亲对我们微笑着并致歉,然后她打开iPad放了动画片,孩子瞬间立马进入静音模式。孩子的母亲也轻松地进入了旅行状态。

看着她们,我的思绪随之而来。我想起了我的家人们哄孩子的时光。船外海上风景如画,那一幕幕动人心弦的往事,伴随着海鸥的歌声,那一首首爱的音符也飞进了船舱。

我的外婆总是在夏天的午后,一边摇着麦秆扇子,一边轻轻地拍着我弟弟的后背。我和弟弟总有说不完的话。这时,外婆便会唱着歌儿哄着我们入睡,一句句歌谣从她的轻声细语中流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还有糖来还有糕……”我们听着外婆的歌声,伴着轻轻柔柔的微风,便沉沉地入睡了。

我母亲那动听的歌声也让孩子喜欢。那时候,我刚生完孩子,母亲便来家中帮我照顾女儿。晚上女儿一哭,母亲就从隔壁屋子里跑过来,让我赶紧睡一会儿,她来哄我。随后便听到母亲温柔地唱着那首《小宝贝快快睡》:“小宝

贝快快睡,梦中会有我相随。陪你笑,陪你累,有我相依偎。”只要听到母亲的歌声,女儿就瞬间不哭了,在母亲的歌声中睡着了。

我的父亲,一直在我心中是严肃的样子。女儿发烧,在医院排着长长的队等着看病,父亲就一直抱着女儿在医院的走廊里,跟她讲故事。女儿哭闹后,他便让女儿骑在他的肩膀上,骑大马。女儿小手抓着父亲的头发,父亲却开心地跟女儿说:“外公带你开飞机啦!”女儿开心地咯咯笑。玩累了,父亲便抱着女儿,哼唱着她喜欢的歌曲哄女儿入睡。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和略显瘦弱的背影,感动许久。

繁花似锦锈,岁月如歌谣。当父亲、母亲和外婆老去了,这些歌声却还在脑中回荡。我想幸福是有声音的,那一定是父亲、母亲和外婆的喃喃细语,浓浓深情。只要有家人,一定能听见,在酣然的梦中,还有歌声在。

此刻,我明白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金钱、名利所能带来的,而是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和共享的回忆。这些回忆如同一首首永恒的歌曲,永远藏在我的心中。我感激我的家人,感激他们用爱和歌声陪伴我成长。

蓑衣

没有伞洋气,但比伞,显得更加诗意。

蓑衣,是唐诗的诗题,是宋词的词牌,是农人的别样甲冑,是风雨的最大克星,也是乡下人家风雨人生的诗意吟哦。

你看,那淅淅沥沥的风声雨声,溢出的旋律,多么平仄!

蓑衣,是乡下的田野上,游走着的风景。

你看,那个身披蓑衣垂钓的人,多像是镜子中的我自己。

锄头

在那首《锄禾》的古诗里,你是一支写诗的笔,汗水为墨,在大地上平平仄仄地书写。

习惯了用自己的方式,和土地进行一次次深入浅出的交谈,与土地,与农人,彼此都是知己,彼此都是一样的心有灵犀。

对杂草,是冷酷无情,斩草除根;

对庄稼,却是珍而重之,有情有义。

锄头,不善言辞,却一次次做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表述。这些年来,它也早已习惯了在这泥土里,打捞自己生命的意义与美好,多像是我年迈的父亲。

它们在尘世间,有着共同的根须……

水缸

自来水的时代,仿佛让你们一个个的都失去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和乡下许许多多的事物一样,都在“不得不”中,渐渐地退出了生活和历史的舞台,水缸,睁着空洞洞的大眼睛,凝视着岁月和天空……

回首往昔,一个个的大水缸里,装着一截

□ 路丁兰